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一七一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克齋集	芳蘭軒集	二薇亭詩集	西巖集	清苑齋詩集	瓜廬集	洛水集	龍川集
宋陳文蔚撰……………一	宋徐照撰……………一四五	宋徐璣撰……………一五九	宋翁卷撰……………一七一	宋趙師秀撰……………一八九	宋薛師石撰……………二〇五	宋程秘撰……………二二一	宋陳亮撰……………四九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克齋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銘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 錦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克齋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克齋集十七卷宋陳文蔚撰文蔚

字才卿上饒人嘗舉進士端平二年都省言

其所作尚書類編有裨治道詔補迪功郎命

本州取其書以進今類編已佚其文集亦不

傳故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俱未著錄明初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
提要

其郡人張時泰及其裔孫良鑑始掇拾成編

即此本也文蔚始因同里余大雅以師事朱

子見於所撰余正叔墓碣中與朱子往復書

甚多皆以工夫精進相規切而祭朱先生文

有云丁巳之冬戊午之春招之使來授業諸

孫因獲終歲待教諄諄則又嘗館於朱子家

者故得朱子指授最詳其所紀朱子語錄皆

戊申已後所聞見於池錄第四今亦編入朱

子語類中其學以躬行實踐為本故是集詩

雖不工而文章則淳厚精確不愧有道之言
講義九條剖析義利之辨尤諄諄切至於學
者深為有益云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
提要

二

克齋集原序

宋陳克齋先生名文尉字才卿信州之上饒人少事朱
子自號克齋隱居不仕以孝行修於家全集若干卷皆
論學之言也張生時泰始刻之於鄉千里致書乞余為
序余按信州朱陸兩先生友教之國遺風餘言多有傳
者兩先生異同學者難言之今觀其所為求放心與躬
行力踐之學俱未嘗有異其稍異者讀書窮理之說耳
朱子天姿異敏故得肆其力於事物見聞之間中材以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
原序

一

下守其師說苦於繁迂而或至於附會離析則教之專
力從事於吾心固易簡之功也予夙未知克齋之遺今
幸得其書而讀之顧亦缺有間矣是不宜輕論論其大
略以求仁為本以省私慎意為事以學問思辨先致其
知可謂卓然信蹈而亦不流於蔓支者也同方友教若
余正叔徐子融徐子顏吳伯豐諸子書不盡傳學問磨
礱要可想見彼亦各遺其勢而然也迨正學稍衰而毅
然以求道自名者亦不多見則知因一時之師友而能

成同國之風俗可不勉哉今天下榛蕪予所見吳越之間文章淫淫蓋斯人之陷沒久矣竊以為非得三四豪傑之士講明學術以收返人心則鬼蜮交作而天下事彌不可為江右去理學之舊未遙其道宜先正余曩者待臯四年嘗欲遍求其先儒之集輯為全書書繁不能竟信有葉生震亨者曾為余任之生亦頗篤志於學今聞其不幸死矣所望者張生輩數人耳張生顧能於文淫道蕪之時而表章儒書於漫漶遺缺之後予益滋喜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
原序

二

也斯可不為聖賢之徒歟乃為序崇禎癸未夏五吳麗後學侯峒曾書於長水之二思堂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卷一

宋 陳文蔚 撰

答徐崇甫人心道心并性理說

人心道心固無二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生於血氣之私豈非人欲原於性命之正豈非天理况舜禹相詔之語已有危微之別則一邪一正固無疑矣繼之以惟精惟一則欲人於致察之力細密而無不盡持守之志堅固而無或雜蓋察之不密則二者交互於胸中而天理人欲不能致謹於毫釐之辨雖欲於持守之際純乎天理而不雜於人欲之私不可得矣惟精惟一則兩下工夫並進而中可得矣中即所謂道也來諭援孟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為證而謂道即人人即道聖賢語言意各不同兩處各看令融液透徹庶幾不相病耳性善之說以水清為喻非不善第以清濁為言則雜乎氣質矣其後謂氣有不齊而其質則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
卷一

一意欲言性無不善如水無不清不知既以氣質言則水不能皆清性不能皆善矣當如孟子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則無病耳此乃講學之本原當取孟子與告子辨論處熟看仍以程氏遺書論性之語參酌求之知本然之性與雜乎氣質而言者不同則議論方有的當非臆想料度之可及也來諭以天命比君命此固然矣但分心性情處亦恐未然蓋心統性情性即心之靜而情即心之動心不能不靜而亦不能不動豈有惡於情哉今日人之本心即性也其不善者情也心性既無毫釐之別又直以情為不善則與滅情之見何異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豈以情為不善哉心性情之界限惟孟子之書具其條理無吝熟咀味也吾輩相去之遠不得羣居講學苟書問中又不能盡情無隱而同聲相和即為同門之罪人是以不敢苟相阿徇而傾倒鄙見如此幸詳之復以見告

一邪一正之說傷於刻畫人心未必便邪第生於血

氣之私不知簡枕則易流於邪此所以惟危也當如敘中語人莫不有是形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因暇日抄錄舊編將因書復以告崇父嘉定辛巳十二月二十六日

又答徐崇甫說

前書見教人心道心之說謂惟危惟微者俱未可以言中曰惟精惟一者必如是所以為中若便指人心為人欲之私其意義無乃太踈濫甚再三詳之極感開發愚意竊謂貴乎精一者正欲察其微而安其危如是乃可以得中非謂精一便為中也為字似未穩人心固不可便指為人欲畢竟生於血氣易流於人欲此所以為危中庸序於此辨析甚精尊兄謂平心定氣味之又驗之於心其旨自可見此言甚善但當實用其功則舊見庶可濯去而新知當自得也

答崇甫所辯講義二條

蒙見教懲忿窒慾二事較之鄙見尤覺條暢足以補其缺漏甚感甚幸但謂忿害淺故懲之慾害深故窒之愚意恐忿慾之為害不可以分淺深蓋忿之來也暴不知不覺之間已致於肆橫而不可制故必懲之慾則尤欲其用力也程子謂治慾難治懼亦難明理可以治懼克已可以治怒正謂此耳慾心發於隱微之中其來也以漸只要早覺纔覺便可制然非恬於世味者不能也以此觀之忿慾之為害不可以分淺深尊兄以為如何儻有未然更俟開曉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

四

仕學二端謂理無窮學寧有窮援漆雕開事以證可謂名言良用敬嘆但引周公事恐孔子只說凡人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驕吝二字非指周公而言也來教以為聖人尚爾況其未至者乎似便以周公為驕吝也未免語病更幸思之詳以見教

劉靜春寄示太極要旨答其說

名補浦城人

太極一篇之旨渾融條暢深得濂溪之意如曰理存乎

物之中物非出乎理之外聖賢教人即物以窮理大學之書不曰窮理而曰格物援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說且謂通書之作不過發明是圖之意是皆至當之論不可移易第文蔚猶有一二所疑不敢不求質於左右洪範初一日五行蓋當時箕子次叙九疇謂當自五行而始耳故有初一次二之目以至於次三次四以下莫不皆然然來教謂初一云者五行中有太極恐求之太過而非箕子敘疇之本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為一陰一陽則謂之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陰陽之運行往來者有二氣焉是形而下者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固是器亦道道亦器須著如此分別則語無病耳來教謂是後天之學也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未免語病是雖白玉之一瑕恐垂訓立言要當使無瑕可指為佳耳鄙見如此未審然否幸反復之以求真是之歸是望是望

答傅子澄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

五

朱先生所引程子格物之說於大學或問中其問作三截中一截所引工夫次第以肅觀之豈非在莫若察之於身上着工夫所以朱子自講格物一段亦只在心性情上然後却及於身之所具與身之所接極其大盡其小者循序用工先生以為然否格物工夫朱子多就心性情說者蓋為察之於身尤為親切吾身萬物之理皆備自一身推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非謂只察之於身而不復推之於物也

欽定四庫全書

凡齋集

六

朱先生說持敬之方歷舉程子尹謝之言固切矣然以肅觀之只自主一上着功夫若能主一便可整齊嚴肅此所謂繇乎中而應乎外也

持敬工夫只在主一便自整齊嚴肅固是如此但聖賢教人不令一處放過隨事簡察無時不然無處不然所謂內外交相養也若只說主一便了則起居出入之間或細微不謹則於主一功夫未免有間斷也

前日西溪觀水抑之因舉道體二字先生曰與道為

體抑之又謂與道為一體先生以為不然次早抑之又問以謂無物不體無時不然為道之體以其難見故指川流而言先生以謂皆是枝葉之說須要識如何是與道為體肅愚意謂程子所謂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此即朱子所謂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之謂然道固是純亦不已亦只把這天地之化來與道做箇體指川流

欽定四庫全書

凡齋集

七

而言者以其著見而易察也不知是否

道體之說其間亦有近似處終是未釋然且子細玩索他日面見言之未晚也

答王仰之

論語莫我知也夫此一條文理亦不難曉向年文蔚曾隨文解義質於先生皆不以為然竟不曾剖判後來文蔚因別看文字意先生之意或出於此未及質正先生已棄諸生矣至今為恨先生曰此却是個有思量底事

却要在不思量處得

國君夫人父母終無歸寧之禮使大夫以寧於兄弟非國君夫人則無此制然嚴於禮法者父母終亦以不歸為美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觀此則可知矣今世俗不能行也

上文為主專以此爻而占吉凶亦須以下爻參驗但所重不在下爻耳

以一卦言之則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三爻皆變則以本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

八

卦為貞之卦為悔是用本卦彖辭占然所謂彖辭卦下之辭便是所謂系辭也非彖曰以下之辭

答周希顏問浴沂

聖人之心虛明瑩徹無所繫累如懸鑑當空過者必炤而虛明自若不逐物以往故物各付物而各得其所也曾點識之故於言志之際託興於風乎舞雩而胸中了無一事聖人喜其與已志合喟然與點集註謂天理渾然隨處發見不過即其所居之位適其所履之常而天

下之樂無以加焉用之而行則雖堯舜事業亦不外此

不待更有所作為也可謂得形容之妙矣但其所見至此而行不揜焉所以為狂也三子各拘拘於一事所見者小然却皆其實事故聖人亦許之子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雖是已之所能然未免有意若隨事順應而不見形迹則氣象又不同也蓋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一循天理之節文而我無意焉聖人之心不過如此子路之才固是有餘觀其言志皆是才之所可及而子路未免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

九

以此橫在胸中而不知人之所為皆是天理之當然故程子謂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此意只爭些子其見地便不同也舜有天下而不與是不以位為樂與此又別

答夏自明

自明竊見費隱一章以為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而文公章句則曰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如此則不知費者聖人固有所不能盡而隱

者聖人還能盡之否章句又曰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不審所謂所以然者果何所指

費者舉道之全體而言蓋天下萬物無非道大而天地細而毫毛無非道也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知不能如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是有所不知也如堯舜之病博施濟衆是有所不能也隱者乃事物中之理事物之所以為事物必有所以然者理是也事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而理則聖人無不明矣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
卷一

十

自明嘗讀克已一章謝上蔡之言曰克已須從性偏處克將去如此則是兼變化氣質而言不止克去已私而文公章句止言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不知何故

已者私欲也克已是欲勝其私欲上蔡云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是做克已工夫此言最切當

性近習遠一章文公集註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善惡之不同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

甚相遠不知還是本然底相近抑是氣質底相似初之一字於二者何所指

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知愚均稟孟子言性善者是矣雜乎氣質則有善有惡有清有濁雖善惡清濁之不同然有生之初大抵相近自其習之不同則又遠矣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
卷一

十一

克齋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卷二

宋 陳文蔚 撰

答徐子融師堯說

文蔚於儕輩中早聞子融徐兄篤志力行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不與世俗浮沉於富貴貧賤得喪禍福之中恨未一見以洗其凡俗之陋比者率然趨造几席愧不以禮方欲修刺以謝過遽沐左顧且示師堯說一篇於足下謙光何損其如重不敏之咎何孟子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
卷二

論鄉愿之亂德以謂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知世俗儒者外堯舜以為學則不可以入道矣今足下啓學者以師堯雖有作者不易其言也然竊有說焉道之在天下蓋出一本所謂旁出者果是根耶雖森然日長於本乎何害非其所出耶則此榮而彼瘁彼榮而此瘁勢不俱長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蓋似是而非使人眩

於名實而不之察聖人則深懼其陰中之害甚於顯行故嘗加戒謹恐懼觀孟子答公孫丑好辯一章其意可見大抵歸於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亦猶韓愈氏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彼不息此烏乎流彼不止此烏乎行然則奈何亦曰剪其形滅其影翳之者去則明期至矣必以為本同而未異是教之使附會豈儒者之言哉排之而或勝或不勝則繫乎力量之大小必曰去本之有遠近則此道所在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行堯之

欽定四庫全書

克齋集
卷二

道是堯而已可以古今論者時也不可以古今論者理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文蔚適在憂制不服他及姑因來教以畢其說如此儻有未然願因是而反覆之幸甚

又答徐子融書

儒者之道正不必窮高極遠以為異中庸之道始於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所謂聖人不能知行者非昏冥茫昧如異端之談空說妙蓋極其全體大用而言之而聖人容有不能

知不能行耳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則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莫非此道非索是道於民生日用之外今學者但能窮理以為先躬行以為急動靜語默皆適其宜而不馳騫於荒唐謬悠之域即子思所謂中庸之道也文蔚綿薄無似志有餘而力不足每以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為懼來論謂不能弘聖道而徒言闢異端為學者之病是固然矣但異端似是之非易以惑人儻不深排而力詆則為害非淺豈但千里之謬起於毫釐之差而已正

程先生所謂遠之當如淫聲美色豈姑待其能弘聖道而後闢之哉闢異端即所以弘聖道也果如來論則是黨邪庇偽反為異端之地矣於弘聖道乎何望又謂釋老不能兼吾道之所有而吾道備釋老之所無竊謂本領有所不同吾儒將此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乃厭苦根塵瞑目面壁就此身起見豈知性無內外儒者成已便要成物故子思曰合内外之道今日不務成物惟務成己豈知成己者耶異端之學正為

理室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為先聖賢明理故辯異端似是之非實以憂世為心學者一有不察則陷於其中而不自覺今欲使之鼎立並行是欲薰蕕同器苗莠並生聖道何繇而明人心何自而正儒先長者所以每為學者苦口也然此道既有當世大人以任其責吾輩惟當留意切已功夫精察明辨一毫稍涉異教深局固猶如拒盜然庶幾不至陷於其域此道信者極希稍有信者未必粹然一出於正反務窮高極遠以為異宜乎

又答徐子融書

文蔚蒙以王畿千里圖見教開示曉然如指諸掌始信朋友切磋不為無補甚喜甚幸但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之說思玩久之竊有未喻此為兄先入之言為主顧於此體認有所未精耳蓋此章正見

君子小人公私之心往往學者多因懷刑二字壞却一章全意以謂刑不可懷耳殊不知此君子小人非指在上在下而言正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刑又非鞭笞之屬乃典刑之刑謂法制耳君子之心不敢自肆動欲循守禮法故心每念之而不忘小人則喜縱惡拘顧利忘善與君子所懷正相反也尊兄錯認其意凡言君子者必欲以為在上之君子又以謂懷刑者好用刑以威天下其意與本文甚相遠殊覺穿鑿也可將論

欽定四庫全書

九
漸
集
卷二

五

語反覆熟讀庶得其旨集註所引和靖語尤可玩味大學悖字恐不可依韻讀須用陸德明釋音為證耳

文蔚答子融此說後余正叔見之云懷刑者即世俗所謂懼法朝朝樂是也非動欲循守禮法之謂文蔚亦自覺其言之失未暇為子融言之暇日因閱故稿偶見之遂附其說於後用不忘朋友講習之益所恨正叔已亡為之默然者久之紹興庚戌三月二十四

日

通晦菴先生書問大學誠意章

文蔚近於邸報中得知先生復有召命可見聖眷優隆仕止久速惟其所遇萬一雲龍會合蒼生有莫大之幸不知先生於出處之計如何非淺陋所及文蔚於九月二十一日夜夢中偶得一詩覺來尚能記省其詩云二更月已上詔書來藉甚巖穴被褒旌海內必安枕文蔚初以為適然今觀再有召命恐其所感在先生之遇合也敢乞量宜進退徐子融罷學到五夫其志甚銳文蔚

欽定四庫全書

九
漸
集
卷二

六

偶有牽制不得偕行徒切悵快前書曾以大學誠意章請問蒙尊諭已失其書謹再錄拜呈乞賜明以見教文蔚向來未得章句看於此章嘗以意通之謂自欺者即無誠心於為善內實不肯為善而外竊為善之名如色莊者是好好色惡惡臭乃中心實然之好惡使吾好善惡不善如此真實則何適而非誠為善不出於中心之實而外以偽為此所謂自欺謹獨者無隱顯無內外若有隱顯內外之間烏得為謹獨所以小人閑居為不善

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以
隱顯二其心也然則自欺者明知其不善而故為之即
偷心之所致鄙見鄉來如此及觀章句解自欺之說乃
有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之說初以為疑反覆諦玩乃
知先生承上文物格知至而言蓋謂凡自欺者皆不先
格物致知而知有所不至故本心之全體不明而私意
容或竊發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即自蔽其心之謂經
文所謂知至而后意誠者於此見得益親而又說得自

欺意出誠非學者所及然文蔚於欲字猶不能無疑以
謂小人之為不善若非昧然有所不知即是肆然有所
不恤肆然有所不恤乃明知其不善而為之也昧然有
所不知乃不知其不善而為之自欺者意其不能格物
致知故心之全體不明當其為不善之時不自知其為
不善非不欲其知也若謂陰為蔽匿不欲使其本心之
靈得以知之畢竟先已知其不善矣即肆然有所不恤
者欲不欲不足以言之也文蔚前書所疑如此近來再

讀大學見得此章所主多在謹獨上故君子必謹其獨
一句凡兩言之至引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又依
舊說歸謹獨上其意乃不承上文致知之說文蔚恐當
時立言之意只宜據誠意一章自說謂誠其意者乃毋
自欺也毋自欺便是謹獨人或自欺則內裏是一般外
面又是一般即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后厭然揜
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
雖幽獨隱微之中顯著如此不可不謹也傳文只以謹

獨為誠意功夫而經文知至而后意誠之旨自在其中
如此看庶得一章之意渾全不識先生以為如何幸併
前說明賜開曉不勝至望

答書某宸晚幸甚復安外祠之祿深以自慶但使賢
者為亂夢不無愧耳所諭誠意之說只舊來所見為
是昨來章句却是思索過當反失本旨今已改之矣
或問此復畧修大旨不殊稍加精約耳中庸亦更欲
刪訂大抵舊書大冗也

與余正叔書

切已工夫日來必有新益光陰難得吾輩不可不念文蔚每日於體察外尤着意克己工夫緣有性偏難克處殊以為撓正上蔡所謂病根在此者是若不克去終是為累文蔚又以不合時俗之學孤立如此若非已排人即人拂已亦憂憂乎其難矣然亦得就上面做工夫雖曰難處未必不為益當時時提督使不間斷耳大抵吾人工夫不進只緣間斷處多若頻頻警策無頃刻間斷欽定四庫全書

九
卷二

九

請問晦菴先生書

文蔚嘗因讀易至恒雜而不厭偶有所感以謂人之厭紛雜者繇無恒一之德也苟有恒一之德則所守者定雖處紛雜而不厭自是每於應接之間隨事區處遂見

此道無時不在惟是近來接應頗多未免厭憚豈有心力未洪尚有打不過處以至如此文蔚究其病根皆生於固緣文蔚每事勤守常程事出來於不意必拂亂常度一二事尚可支吾至於十百則厭棄之矣今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當有悠然自適之處不識先生以為如何更乞提誨明道先生引石曼卿詩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以謂形容得浩然之氣文蔚雖想像見得意思終不瑩徹近見子融舉先生所答語竊有所悟莫是天理自在流行而萬物各遂發生和樂之意否此等固不可求之言語要當自得但欲先生知鄙見大槩如此耳

欽定四庫全書

九
卷二

十

答書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着意放開却成病痛但且動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子融說得樂意生香處甚痛快但恐又轉入舊腔裏去也

又書節文

文蔚因看大學或問見於誠意正心修身章有防微謹獨持志守氣勝私去蔽之說文蔚私竊喜之以為數語尤極簡要不可斯須忘今歲多廢讀書於此三者隨所發見省察鋤治嘗欲置之牕牖以示警省

答書來書所論大率少寬裕之氣有勁急之心如此不已恐轉入棒喝禪宗矣切宜省覺不可一向如此也

答徐子融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十一

伊川識量之說蓋謂能明事物之理則天下事舉無足以動其心但味一物字自有眼目若如來論謂識者為知仁體而識西銘之義則專說入愛上去恐非伊川之意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其為天子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知此則知鄧艾謝安醉後貴公子皆為物所動若明理則窮達貴賤得喪自無與於已何動之有且如今人以勢位自高皆是將勢位做已分事便見我大彼小若是識得則做天子只是要了天下事

做諸侯只是要了一國事幾曾教我以天子諸侯之位去驕人又幾曾以此為我榮勢位自勢位自我如舜飯糗茹草是此舜被袵衣鼓琴亦是此舜舜何嘗有加損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也若如此處儘有儘着得何物可動議論出已亦是如此大凡議論只是要求是當天下之理如此吾之議論亦如此方得一箇是何足為已得天下之理如此吾之議論不如此乃是已見不到有見得到者方且求益之不暇敢屈人乎所謂識者只是識得事物當然之理識得此理則此心超然於事物之外無物足以動之其量豈不洪哉若見不破則視外物為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減淺陋不可言也來教引入西銘其次引入孟子可欲之謂善其次又引入中庸致曲只是枝蔓了不干事荷愛之厚不敢隱情直述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再答徐子融書

再蒙警誨足見謹思明辨不為苟同所諭伊川此論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十二

眼目却恐在惟知道三字上動之一字止是指出病痛耳愚竊謂病痛不在動字上不知道乃是病根所以前書答兄謂能明事物之理則天下事舉無足以動其心然則動之一字伊川豈是輕說過學者尤不可不着意看豈謂源頭不從明理上來也兄更宜細詳鄙意又謂西銘所以謂之言仁之體者如曰言聖道之全體也蓋窮理盡性至命之要莫不在是未可謂專說入愛上去恐愛之一字未足以盡西銘之義此則固然鄙意非以

西銘為專說愛實恐尊兄看西銘因民同胞物吾與與夫尊高年慈孤弱等語遂以西銘為說愛故因伊川識量之說為識仁體而知西銘之義若如此非惟失伊川之意併為西銘之義失之矣區區之意正恐尊兄錯認西銘之意非以西銘為專說愛也當初伊川只說一箇識量甚明白平易又何消如此引證只是大率人既有識見自是有量尊兄不知鄙意却引西銘後段

自惡言酒以下

謂此等語非止乎愛而已此與舉子牽合文義作策問

何異來教以知道為識仁體而知西銘之義豈有不善又曰聖人之道莫大乎仁說得仁體分明者莫如西銘此則至當之論專論西銘則可施於伊川識量之說實似枝蔓又轉入孟子所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與中庸致曲愈難曉矣吾輩講學惟欲求是不可阿徇雷同文蔚心所未安不敢以自誣而且誣朋友有便更質之先生得報併乞示教所答先生書有子路有聞未之能行之論甚善且蒙轉以寵贈深荷警策如兄果毅有聞不患於不行所望讀書窮理更加子細蓋知之既深行愈不難遺書所載觀着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此言有味尤當玩之

再答徐子融書

昨舟中數詩因筆錄呈又蒙寵和且深有警發非愛厚何以及此諸兄和章併領立之宗兄濯纓便是此時心之句尤極精明再用元韻以謝諸人寵貽之意別紙見教之詩亦皆和韻但精一危微共一心之句文蔚未曉